

东坡肉与芦菔羹

□ 倪剑



外出吃饭，爱吃肉的人常点东坡肉。如今饭店做的东坡肉，通常切得四四方方一寸多长的一块，用一根淡褐色的香草扎了，油亮通红的肉，倒扣在精致的白瓷盖中，白里透红，颇引人食欲。讲究的下面还配有一只小炉，燃着一支烛火微微加热，以防冷了不好吃。

其实，人家苏东坡当初做东坡肉根本没有那么讲究，他笔下的东坡肉做起来再简单不过：“净洗铛，少著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”简单地说就是锅洗干净点（换在现在学生作文这样写，老师可能会骂他废话，谁家做菜的时候锅还不洗干净），水少放点，不用明火，而是用柴火的余温慢慢煨（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过年，家里杀了年猪，老爸在灶间煨猪头的情形），性子不要

急，慢慢等，等它火候到了，肉煨烂了就是一等一的上品。

看到这里，我严重怀疑《金瓶梅》中宋惠莲凭着一根长柴禾烧得一只好猪头的手艺，是从苏东坡这儿偷师学来的。

一点都不难吧？照着他说的去做，你学你也会，稍稍有些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多数人已经没了那个可以烧柴的炉灶。

来说“芦菔羹”，亦称“东坡羹”。公元1100年，哲宗去世，徽宗继位，东坡得赦，从儋州返回中原，途经韶州时，韶州太守煮了一锅“东坡羹”招待他。回忆就这样来了。东坡说我以前在黄州的时候，自己种地，日子虽贫寒，却有食物（珍羞），这好食物是什么呢？架起一口折了脚的锅，锅里煮的大头菜汤。如今我已经好久没有尝过这味道啦，狄太守唤起了我久违的味蕾，给我煮了萝卜羹，那萝卜早上刚从地里拔上来，还带着清晨的露水，不要太新鲜。“我昔在田间，寒疱有珍烹。常支折脚鼎，自煮花蔓菁。中年失此味，想像如隔生。谁知南岳老，解作东坡羹。中有芦菔根，尚含晓露清。勿语贵公子，从渠醉臞腥。”（《狄韶州煮蔓菁芦菔羹》）

我只能说，狄太守这个粉丝粉得到位，他是懂苏东坡

的。苏东坡在他的《东坡羹颂》中说东坡羹是这样做的，用蔓菁（大头菜）、芦菔（萝卜）、芥菜碎，搓揉几遍，去掉苦汁，锅里抹点油，水烧开后将这些倒入锅中煮开，这就是所谓的“东坡羹”，他有研究有心得，并且吃得津津有味。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嚼得菜根，百事可做，说的即是此情形吧？

至于他被贬到惠州，写信跟苏辙说自己吃烤羊脊骨，剔了一天也没有剔出啥肉（终日抉剔，得铢两于肯綮之间，意甚喜之，如食蟹螯），居然还很开心，权且把没肉的羊脊骨当作螃蟹腿来吃，最后他跟苏辙说，我这一举动吧，惹得狗子们很不开心（然此说行，则众狗不悦矣）。

说这话的时候，苏东坡已经是一位六旬老人，被贬到惠州，已作好了再也不能回中原的打算，一根羊脊骨，把他的风趣，他的豁达，他那种过尽千帆后一切都看开的样子，展现在字里行间。透着纸背，我仿佛看到了夫子脸上云淡风轻、生活拿我没有办法的神情。此刻，外面是40℃的高温，恼人的燥热，读到这里，我却被他的文字逗笑了。900多年来，苏东坡，这个有趣的灵魂，温暖了无数人，愿被这颗有趣的灵魂照见过的俗世中的我们，也能够变得有趣起来。



原来，父亲也会哭

□ 朱伟硕

年前，我和父亲回老家给爷爷奶奶烧纸。我见他直愣愣地看着地上的墓碑，那是他的父母。我说不来他当时的神态，仿佛在那双眼睛下，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情感。我看着草纸一沓一沓地被扔入火炉中，化作灰烬飘向天空，风一吹，迷了眼。

我才发现，我从来没有好好看过我的父亲。他可能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坚强。记忆中，父亲刚强坚毅，眼泪似乎与他绝缘，天生好像是个不会哭的男人。

都说父爱如山，坚韧又深沉。是父亲坚实的臂膀，为我挡下风霜雨雪，撑起我的整片天空。在我眼中，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我始终相信，我的父亲无所不能，是我永远的依靠。

几年前，爷爷走了，父亲没哭。病床前，已是哀声一片。所有人声嘶力竭地哭嚎着，可父亲冷静地站在一旁，和人商讨爷爷的后事。我很诧异，对他如此冷静的不解之意，久久不散。从那时，我真的以为父亲是个不会哭的男人。

几日后，爷爷的葬礼到了尾声。一堆人按序到了公墓，父亲抱着骨灰盒，低着头走在前列。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，面无表情。也对，他是个不会哭的男人。10多分钟过后，要下葬了。父亲亲手将爷爷的骨灰盒送入墓地，我就在他身侧站着。一起身，我便注意到几滴温和的泪珠直直地从父亲眼眶中掉落。七月的正午，旁人或许分不清那到底是汗水还是泪水。我离得最近，我看见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哭。那是泪，那是他积攒已久的

痛苦，是他给自己最后的放纵。匆忙地抹去眼泪，深吸一口气，咳嗽两声，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这是父亲的坚强。

是啊，原来父亲是会哭的。他怀里抱着的，是一手把他拉扯大的人呐，如今却已是天人相隔。他是我的父亲，也是他父亲的孩子。我知道，他想自己的父亲了，只是他不允许自己软弱。

葬礼结束，亲戚们都一个接一个离开了，空旷的墓地里只剩我和父亲两个人。“你先回去吧，我和你爷待会。”父亲注视着墓碑，平静地说。我没说什么，我知道应该给他一些时间。刚走出墓园，身后一阵啜泣声传来，声音不大，却尤为清晰。

“爹呀……”
我加快步伐，头也不回地走着、跑着，直到那声音渐渐远去。我知道的，他不愿别人看到他这副样子。我的父亲永远失去了他的父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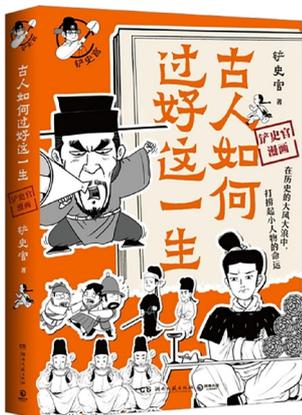
去年，奶奶也走了。我回到家时，赶上了下葬。我们一群人站在墓碑旁，静静地看着。我瞥向父亲，他的脸上满是释然。奶奶被病痛折磨已久，这样离开或许真是解脱。当时庆幸着，我的父亲还是那个坚强的男人。

假期里，我和父亲在家中看着电视，正播放一位歌手写给父母的歌。我不经意间看向父亲，不知何时，他的眼里已满是泪水。我急忙转过头，生怕父亲注意到我。我知道的，他想自己的父母了。

米南德说：“没有哪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的父亲。”诚然，我用了10多年才发现，原来我的父亲是会哭的。

走进古人的一生

□ 张佳豪



都说“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”“读史使人明智”，但正儿八经地研读史书终究是有些枯燥乏味的。郑燮在《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》也说：“若一部《史记》，篇篇都读，字字都记，岂非没分晓的钝汉！”

那么，如果有这样一本书——用夸张搞笑的二次元漫画与风趣幽默的现

代语言相结合的方式阐述历史故事，从浩瀚春秋中挑选大佬的奇闻轶事或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生涯，然后诙谐地解释“古人如何过好这一生”，你心动吗？不妨与我一起看看吧！

我猜作者是个喜欢玩谐音梗的有趣才子，不然怎么管自己叫“铲史官”呢？看完全书，我想正如他的自我介绍所说，“通俗而不低俗、趣味而有营养，外表戏谑不正经、内心热血有底线”。内容的编写安排类似《史记》的纪传体风格，全书包括《黑夫与惊》《郭解》等14篇，每篇结尾处有“编后语”，实属画龙点睛。

其中，《黑夫与惊》篇章围绕2000多年前秦国的普通士兵黑夫与惊的家信展开，平日里大家关注的或是七雄混战或是一群秦兵高喊“岂曰无衣”的恢宏场面，而本篇独出

心裁，不谈白起、王翦之类的神人，而是从底层士兵的角度出发，在科普历史的同时反映了战争之残酷，连年征战中，“家书抵万金”。《郭解》篇，结合《游侠列传》，讲述了西汉游侠郭解的黑白人生；《宋慈》篇叙述《洗冤集录》的成稿经过；从书中我得知《绣春刀》里的沈炼确有其人；还有清朝版《隐秘的角落》……

读罢，只觉趣味盎然，意犹未尽。由此看来，虽然研究历史必须专注细致，但了解和学习历史并非必须“毕恭毕敬”。有时候，像《古人如何过好这一生》这样的通俗历史类书籍，真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充满别样色彩的大门呀！

